



李賢鬆/攝

## 龍舟夜爭渡

“扒龍船”就是“賽龍舟”。每到端午節，全國各地，尤其是南方，都會舉行盛大的扒龍船活動。可福州市長樂區江田鎮三溪村的扒龍船是不同的，它在夜裏舉行。

屆時，全村燈火通明，溪邊人潮擁擠，溪上百舸爭流。

三溪系歷史文化名村。北宋時為“四鄉兩隔”之一的二難鄉，明清以來成為福州府8個商賈古鎮之一，自古是當地的農產品集地。“想要閑，嫁到三溪石門前。水碓米，柴對行，擔水門前溪，快活水頭田。”這是一首傳唱千年的古老民歌。物產豐富，環境幽靜，三溪人的生活過得富足而舒心。

龍舟夜渡，深受當地人喜愛。詩友P君就是三溪人。今年，我們終於在他的帶領下，親身感受了三溪“扒龍船”的獨特魅力。

路上堵車，等我們乘車趕到三溪時門船已經開始。P君的家就在溪岸邊，是幢六扇七柱出廊的深宅大院，整幢古宅就住着他一家。天井中還種了些花草草，很寬敞，也很自在。去年，他又在西邊空地上蓋了幢二層小洋樓，陽臺上撐着把大洋傘，傘下擺着石椅石桌。坐在石椅上邊品茶茉莉花茶邊看扒龍船，十分愜意。

夜黑了，只見南溪穿村而過，波浪

蕩漾的溪面上數十艘龍舟雲集。鑼鼓聲、爆竹聲、喝彩聲此起彼伏。倒映着兩岸民居的南溪燈火閃爍，如夢如幻。此時天空中開始落下三五粒雨星，但人們依然興趣不減，祇有個別人打開手中的雨傘。岸邊人潮湧動。兩岸5座建于唐宋年間古老石橋上燈光輝映，熱鬧非凡。

長樂龍舟分為靜水龍舟與活水龍舟。活水龍舟長19米、寬1.5米，載劃手32人，鑼、鼓、舵手各一人，另有一人站在船頭放鞭炮，揮旗。靜水龍舟長16米、寬1.3米，每條龍舟載劃手26人，鑼、鼓、舵手各一人。三溪劃的是靜水龍舟，三溪的龍舟也別具一格。有的龍舟巍峨壯觀，專供成年人門船，有的龍舟小巧玲瓏，是給幼童戲耍的。龍舟夜渡，凡是能走動的三溪人都要下水扒船，女子也不例外。那些喝着清澈甘甜的溪水長大的三溪女子，個個英姿颯爽，嫵媚中透着剛毅，柔情中帶着信念。她們敢於打破世俗，登上龍舟，揮舞手中的槳劈波斬浪，與男人們一試高下，真是巾幗不讓須眉！

P君往我茶杯續了點茶後說：“英今晚也披甲上陣了。”英叫翠英，是P君的妻子，在三溪中學任教。我略感驚訝，在我印象中英是一個柔弱女子，身材修長腰肢纖細。“劃龍舟是費大力氣的呀！她能吃得消？”我問。P君聽後哈哈大笑起來：“你這是小看人了！三溪人個個都是浪裏白條，不會扒船不算三溪人。”

“瞧！她們上陣了！”順着P君手指的方向望去，溪中央停着兩艘龍舟。左面龍舟的劃手身着紅裝，紅背心，紅短褲，頭戴紅帽子；右面龍舟的劃手身着黃裝，黃背心，黃短褲，黃帽子。一紅一黃相映成趣，格外耀人眼目。

一聲鑼響之後，兩艘龍舟如出弦的箭般朝前飛馳而去。祇見52支槳上下翻飛，26隻嗓子齊聲吼叫。浪花飛濺，溪水翻騰。“加油！加油！”溪兩岸的拉拉隊大聲吶喊，也有放鞭炮助威的。整個村莊沸騰了。

經過一番拼搏，英所在的黃隊以半臂之差被淘汰了。不料P君竟擊掌慶賀：“真不簡單，今年進前八了。去年一開劃就被淘汰了。爭取明年奪魁！”

大人有門船，小孩也有門船。小孩劃得龍舟很小，有點類似舢舨，當地人稱“鴨撇仔”，也有叫“鴨姆撇”的。船上也有鑼、鼓，可以坐五六人。此時小龍舟出陣了。所有大龍舟全攏到岸邊，將水道騰出給小龍舟競渡。一通爆竹轟鳴過後，三四十條小蛟龍貼着水面濺起浪花朝前飛去。快到終點時，3條領先的龍舟撞到一起，船翻了，十幾個孩子全落水了。“快救人！”我趕忙剝掉上衣、短褲，要將P君拉起來，誰知P君悠悠地呷了口茉莉花茶後不慌不忙地應了聲：“這些孩子都是‘番鴨’，將他扔到水裏都沉不到底。”

不到半分鐘，翻了的小龍舟又被孩子翻了過來。落水的孩子又坐回小龍舟中，將船艙裏的水潑到溪裏。等

這3條龍舟倉裏的水潑淨了，其餘的龍舟已衝過終點。溪岸上又是一陣爆竹轟鳴，連鳴三通。

三

三溪龍舟夜渡由來已久。P君告訴我，三溪周邊有好多村莊，每年都有新船下水。造船儀式很隆重。每年四月初一，整個村莊老老少少都聚集在宗祠中。一通鑼鼓播過後，爆竹轟鳴，驚天動地。這是在祭“香官神”。祭過神後就開始造船了。造船的錢按電(戶)均攤，但孤兒寡母除外。這淳樸的鄉風流傳至今。

農曆五月初一，龍舟開劃，俗稱“下水”。新船要先試水。新船試水極隆重。下水後不能立即“開劃”。新船要先沿着周邊各個村莊巡劃祈福，發帖邀請鄰近各村的龍舟前來門龍(門船)。初一，龍舟開劃。在鞭炮聲中村民們紛紛把龍舟從各自祖廟中抬出來放入南溪，下水前還要祈福祭天地。寬闊的溪面上排列着上百艘龍舟，井然有序。新船的龍船頭上纏着紅綢緞。按照慣例每兩艘龍舟編為一組展開競渡。一陣衝天炮鳴過後，門龍開始了。祇見水面上旌旗招搖，鑼鼓喧天，岸上群情激昂歡聲雷動，爆竹聲震耳欲聾。

“啲呀，啲呀，啲呀，啲呀……”劃手的吶喊聲驚天動地。場面實在壯觀，下水的新船都要同舊船鬥龍。有時試水的新船多，門龍結束時已經夜深了。門龍結束當地三溪人叫“散河”，也有叫“洗港”，龍舟歸去叫“收香”。收香時常常已經是第二天凌晨。

當天也是，雨點越來越密了，但岸上沒有一個人退場，直到最後一組龍舟門完，人們才心滿意足地撐着雨傘回家。

此時兩岸濃密的山林間，早已響起了知更鳥的叫聲。

四

龍舟夜渡令我大開眼界，也初步了解了三溪村純樸的鄉風民俗。三溪又叫鼎溪，發源于長樂、福清交界的群山中。溪流到擲紗潭、龍潭後分南、北兩溪，與上游的潼溪鼎足而立，故叫三溪，村也因溪而得名。溪水清澈見底，游魚清晰可見，民居夾岸，鱗次櫛比，粉牆烏瓦，一派典型江南水鄉意韻，素有“長樂第一溪”美稱。P君告訴我，三溪人一向勤勞。端午時節，日間

人們多半外出謀生，或出海捕魚，或下田勞作，或開市經商。夜幕降臨，鑼鼓聲一響，才紛紛從家裏扛出槳登上龍舟。夜晚的三溪頓時變成了歡樂的海洋。夜渡龍舟，勞作娛樂兩不誤。

觀完龍舟，P君又連夜開車送我們一家回福州。路上夜靜人稀，P君在車上咏起一首新作：“不尋遮雨處，爭向碧溪過。溪山烟似霧，柳岸客如梭。錦綉三溪夜，歡聲撼碧波。”(張瑞彬/文)



李賢鬆/攝



李賢鬆/攝



李賢鬆/攝



黃朝鋒/攝

## 福州長樂聖壽寶塔： 見證鄭和七下西洋

在長樂南山頂端，聖壽寶塔屹立千年。當年，浩浩蕩蕩的鄭和船隊以此塔為航標，通行太平港。駐泊期間，鄭和多次登塔，極目遠眺。

上世紀30年代，距聖壽寶塔不遠處，一塊石碑的出土，轟動海內外。這塊由鄭和刊立的《天妃靈應之記》碑，記錄下空前絕後的航海壯舉，成為彌足珍貴的歷史遺物。

抵達南山山頂，祇見一座雄渾高華的石塔建在高一丈高的平臺上，塔身八角七層，為仿樓閣式建築，內設石梯，各層塔壁刻有工藝精湛的飛天、伎樂和佛教故事等浮雕。

這座始建于北宋的聖壽寶塔，又名三峰寺塔。從宋代至明代，寶塔不斷得到僧人募緣、鄉人捨財、官府撥款重修。鄭和下西洋時，見其頹圮，也多次進行了修葺。

在第七次下西洋離國前，鄭和組織重修三峰寺塔、天妃宮，并在天妃宮左側修建一座三清寶殿。南山上，塔、寺、宮、殿俱全，依照鄭和的話來說，便是“畫棟連雲，如翠如翼”。鄭和修建的這組南山建築，在歷史更迭中，僅留下一座三峰寺塔。

1985年，在鄭和奏建的天妃宮遺址之上，建成了鄭和史迹陳列館。館



聖壽寶塔

內，鄭和塑像神態威嚴，凝視前方。追隨這樣的目光，似乎能望見當年太平港上舳舻千里的盛景。

1961年，聖壽寶塔及《天妃靈應之記》碑被列入首批省級文物保護單位。2006年，聖壽寶塔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并于2012年被國家文物局公布為海上絲綢之路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錄福州遺址地。

(藍琦瑋 餘少林 來源：《福州日報》)

夏日，悶熱難當。我搖着紙扇倚窗而望，耳畔傳來“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的詩句，眼前浮現出家鄉稻浪翻滾的豐收景象和鄉民揮汗如雨的“雙搶”場面。

閩西北家鄉一到盛夏時節就特別熱，太陽像火球一樣烤人，連吹在身上的風都是火辣辣的。尤其是中午時分，村子四周的樹葉就軟溜溜地搭拉下來。成群的鳥雀從這樹上飛到那樹上。幹張嘴巴，痛苦地哇啦哇啦直叫；祇有“知了”扯着叫個不停，連狗也把舌頭伸出來，尾巴搭在腿鬚上，“嘿吃嘿吃”地喘着氣，沒精打采地去找涼蔭。正是在這酷熱難當之時，為了不耽誤農時，鄉民們卻要在田間地頭進行“雙搶”。

“雙搶”就是在夏季特定的時間內把成熟的稻子收割好，同時又必須把下一季的稻秧(雙季稻)插下去。夏收夏種既要搶時間割稻子，又要搶時間插秧。因為時間緊，任務重，才需“搶”。我印象中，在“雙搶”時節，我們小學校也放暑假(農忙假)，本上山采野果，下河摸魚蝦的大好時機，可是在那關鍵時節，家家戶戶無閒人，男女老少齊動員。為了多賺幾個工分，減輕家裏些許負擔，也為了鍛煉自己，我便主動跟着父母參加生產隊“雙搶”大會戰。

“雙搶”季節是不等人的。天剛破曉，父親便把我從甜夢中叫醒。我懵懵懂懂地拿起禾刀，挑着籬筐，跟着父母親來到田裏割稻子。我在父親旁邊學着割稻，父親把拿刀姿勢、開腳彎腰、抓稻子的地方等要領，邊講邊示範，手把手教我。我按父親的要求慢慢割，割了一會兒功夫就覺得腰酸背痛，汗流浹背。一抬眼，父親已把我甩得老遠，祇聽見“唻、唻、唻”的割稻聲，父親前面的稻谷便一排倒下，身後便整齊有序地出現一堆堆稻谷。父親雖身材矮小，力氣不大，但心靈手巧，幹起技術含量高的農活來確是把好手，常常贏得鄉民們嘖嘖的稱贊，我心裏也由衷地敬佩。我雖疲憊不堪，但看到田裏男女老少熱火朝天，飛汗如雨，你追我趕的戰“雙搶”場面，我便鼓起勇氣拼命追趕，不甘落後。當我

## 汗灑稻谷香

們饑腸轆轆時，母親便把早餐送到了田裏，我和父親狼吞虎咽，三下五除二解決早飯，稍作休息後繼續割稻，直到烈日當空的中午我們才挑着一擔沉甸甸的稻谷回生產隊倉庫，過稱、記工分。

白天割稻，晚上插秧，這是“雙搶”時常有的事。若遇晚上要出工，生產隊長便會通知大家晚餐到隊部統一吃飯。印象中集體吃飯很有意思，那大甌大甌的撈飯特別地香，鄉民們各帶有霉豆腐、辣椒、豆角、青菜等農家菜，三五人一圍，就津津有味地嚼着那又香又軟的大甌飯，吃個飽。我看着大家吃得香，胃口大開也會連吃幾碗才罷休。

晚飯後鄉民們便迅速到田裏插秧。夏夜的天空，群星燦爛，月光溶溶，頗有幾分詩情畫意。然而鄉民們無暇顧及這美好的時光，要在皎潔月光下辛勤地勞作，搶時間把秧插上，種下一季的希望和收穫。田埂上站滿了插秧的人，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他們縮起褲腿，擰起衣袖，當秧把“啪嗒”站在水田時，鄉民們便爭先恐後下田，一字排開，順手抓起秧把兒迅速地插秧。我那時跟着父親學插秧，父親插秧又快又好，他的左右手配合極為默契。祇聽水聲嘩嘩響，手指撩起的水花從來不會間斷。邊插邊倒退，我插了一會秧，兩腿發麻，兩眼昏花。昂首遠望，朦朧的月色中，插秧的鄉民們面朝黃土背朝天地彎着腰倒退着向着生存前進。空蕩蕩的水田瞬間就被彎成了一片綠毯，難道說鄉民們那肉長的腰會不疼嗎？父親在田裏像頭不知疲倦的老牛插在最前面，低頭彎腰的姿勢被定格在月光下，那是一首永恆的勞動者之詩，那不是對“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最好詮釋嗎？夜深人靜，我們完成插秧任務後，踏月而歸，第二天拂曉便聽到隊長催出工的長長“哨子聲”，于是鄉民們便精神抖擻地紛紛走向田間，又開始了一天新的勞作。

沒有汗飛灑，哪有稻米香？如今，每每盛夏時節端白花花、香噴噴的米飯品嘗時，我眼前便會凸現出炎炎赤日下，遼闊田野間那大汗淋漓、艱辛勞作的鄉民。覺得用汗水澆灌出的稻米越嚼越香、越嚼越甜。(連東)